

紀文達公遺集

第一函
五十一冊

上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八

孫樹馨編校

序

甲辰會試錄序

乾隆四十有九年會試屆期

詔以

臣

蔡新

臣

德保典其事而以

臣

紀昀與

臣

胡高望

副之得士百有十人錄其文尤雅者刊呈

御覽

臣

例得颺言末簡伏念

臣

北地庸材過蒙

知遇出入翰林者近三十載凡文字之役率得簪筆敬
從中間自蹈愆尤復荷

皇上棄瑕錄用典校祕書疊被

恩榮存佐司馬方自愧未效涓埃茲復

簡任文衡彌增悚仄竊惟經義取士昉自宋王安石然
俞長城所刻安石諸作寥寥數行如語錄筆記程試之
制定不如斯其出自何書亦無可考證疑近時好事者
所爲惟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發
揮明暢與論體畧同當卽經義之初式矣元延祐中定
科舉法經義與經疑並用其傳於今者經疑有四書疑
節經義有書義卓躍可以畧見其大凡明沿元制小爲
變通吳伯宗榮進集中尚全載其洪武辛亥會試卷大

抵皆闡明義理未嘗以矜才炫博相高成化後體裁漸密機法漸增然北地變文體姚江變學派而皆不敢以其說入經義蓋尺度若是之謹嚴也其以佛書入經義自萬厯丁丑會試始以六朝詞藻入經義自幾社始於是新異日出至明末而變態極矣我

朝龍興斯彫爲樸

列聖以來時時以釐正文體爲訓我

皇上丁寧告誡尤愷切周詳是以士風醇厚文教昌明至

今日而極盛焉夫設科取士將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

治天下之事必折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
其明經與否不可知則以所言之是非醇駁驗所學之
得失準諸聖賢以定去取較他途尙爲有憑而學者求
工經義不得不研思於經術藉以考究古訓誦法先儒
不涉於奇袤之說於民心士習尤爲先正其本原經義
一法至今不變明體達用之士亦時時挺出於其間職
是故也今之所錄大抵以明理爲主其逞辨才驚雜學
流於僞體者不取貌襲先正而空疎無物割剥理學之
字句而餽飭剽竊似正體而實僞體者亦不取斯無戾
於通經致用之本意而已若夫人品心術之邪正視其

人他日之自爲才畧之短長待

聖天子他日之甄別器使非場屋之文所可盡覘其生平而臣等之識鑒亦萬萬不能至是固不敢撫卽文知人之說虛陳於

黼座前焉

丙辰會試錄序

嘉慶元年丙辰

恩科會試

命禮部尙書臣

紀昀充正考官而副以左都御史臣金

士松兵部右侍郎臣

李潢臣

等矢公矢慎詳加遴選得

士一百四十八人謹錄其文尤雅者進

呈

御覽

臣

例得颺言於簡端伏念

臣

北方下土樗櫟庸材

叨荷

殊知屢司文柄至是已再典春闈

高厚鴻慈迴逾常格雖才疎學淺未能窺作者之淵源
然四十年來受

恩深重實不敢因循遷就隨流俗風氣爲轉移竊以爲
文章各有體裁亦各有宗旨區分畛域不容假借於其
間故詞賦之興盛於楚漢大抵以博麗爲工司馬相如

稱合纂組以成文劉勰稱金相玉式豔溢鎔毫是文章之一體也經義昉於北宋沿於元代而大備於明本以發明義理觀士子學術之醇疵其初猶爲論體後乃代聖賢立言其格主於純粹精深不主相矜以詞藻由明洪武以來先正典型一一具在是又文章之一體也自學者不知古法混爲一途譬如郊廟禮服而綴以金翠之首飾爭趨捷徑遂偃前規豈制科取士之本意歟至經義之中又分二派爲漢儒之學者沿溯六書考求訓詁使古義復明於後世是一家也爲宋儒之學者辨別精微折衷同異使六經微旨不淆亂於羣言是又一家

也

國家功令五經傳註用宋學而十三經註疏亦列學官
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爲宗而以漢學補
苴其所遺糾繩其太過耳如竟以訂正字畫研尋音義
務旁徵遠引以炫博而義理不求其盡合毋乃於

聖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夫古學美名也崇獎古學
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隨焉故弋獲者有之利所集而
僞生焉故割剝識緯掇拾蒼雅編爲分類之書以備勦
說之用者亦有之試官奉

天子之命其職在於正文體卒承

簡任不敢不防其漸也是以

臣

等所錄惟以平正通達

不悖於理法爲主而一切支離塗飾貌爲古學者槩不錄焉雖文體驟更不能奧衍閎深遽追曩哲然竊聞前人之論明文也謂北地太倉如桓文長沙嘉定如周魯一則雖強而僭一則雖弱而猶秉禮也

臣

等區區之志亦竊附於斯意云爾

壬戌會試錄序

嘉慶壬戌三月當會試之期

詔以禮部尙書

臣

紀昀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

熊枚充正

考官而副以內閣學士

臣

玉麟

臣

戴均元取士如額錄

其文尤雅者進

呈

御覽

臣

昀例得颺言簡端伏念

臣

北地庸才叨

兩朝知遇凡校閱文字之役十恒得預其八九至會試
爲掄才大典自甲辰丙辰至今壬戌亦三膺是任自惟
年將八秩學殖久荒衡鑒恒虞其未允尤不敢不夙夜
兢兢竊謂

國家設科取士將使共理天下事也士修於家而獻於
廷亦預儲其學以分理天下事也必深明乎理之是非
而後制事有所措必折衷於聖賢之訓而後能明理之

是非聖賢之訓莫著於六經故科場以經義爲最重所以明其理也自隋唐以來以詩賦試士者不過一兩朝以經義試士者則自宋至元至明至

本朝相沿歷久而不易豈非以明經爲致用之本歟顧質文遞變踵事增華趨向漸歧門戶遂別如食本以禦飢其流至於講珍錯衣本以禦寒其流至於講纂組波靡曼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雖聖人亦不能禁絕也在司衡者去取之間知所輕重而已考經義初體不過如今之論其式見於宋文鑑及劉一止諸家集者尙可考見元人經義經疑見於書義卓躍諸編者亦大抵如斯

總以明理爲本初不以文章相耀也明初尙仍古制後
乃漸變爲八比漸變漸遠於是隆萬尙機局天崇尙才
尙學失其本者遂多而毅然自爲各闢門徑者亦復不
少源流正變遂淆雜而難分平心而論諸派之中各有
得失亦各有真僞崇其真而黜其僞亦可以酌乎其中
如成宏正嘉之理法真理法也流而空疎庸陋鈔寫講
章則爲僞隆萬之機局真機局也流而纖仄弔詭穿插
鬪巧則爲僞天崇之才學真才學也流而馳騁橫議倂
規破矩以爲才則才爲僞流而剽竊鈔襲餽飭湊合以
爲學則學亦僞司衡者不察其本而但喜其性之所近

則荒倉駭稚人人得售其欺於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本意或未免相左矣

臣

等竭二十

餘晝夜之力往來商榷務核其真雖識見禱昧不敢自保其無訛然黜僞崇真之念則協力矢之均未嘗踰越尺寸也至於三場對策原以覘根柢之學貴其確鑿不貴其曼衍

國家科場條例以問十得五爲中式寓意良深如不論所答所問是否相合而但取徵引之繁富如題中有一尙書字則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臚列目錄動輒連篇而題固未問今古文也題中有一春秋字則左傳某

字公羊作某穀梁作某比較點畫亦每累牘而題固未
問三傳異同也如是之類指不勝屈殊不足以稱實學
臣等公同核閱亦惟以文與題應者入選其望之斑駁
陸離而每篇灑灑千言所對全非所問者均置不錄一
如考校經義之法庶幾屏除僞學務得真才以仰答

簡任深恩於萬一是則臣等區區之志云爾

己未武會試錄序

嘉慶四年九月己未科武會試及期得

旨以臣紀昀偕臣陳嗣龍爲正副考官進外場之士取

其弓馬之入上格者合以內場之論策得士如額錄其

文進呈

御覽

臣

例得颺言簡端竊惟

國家立學校之制科舉之法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材而必兼設爲武科者非徒爲故事之相沿也蓋天之所以生才與才之所以自效於世皆有能有不能而不可以相強是故優柔平中之資使之自試於文學政事之科而凡強力勇敢之質則使之自奮於折衝禦侮之任而又養之以學校重之以科舉其待之優而進之慎如此夫是以天下無遺才而有才者不致自棄於無用此國家用人不一途而武居其一武之進身不一途而武

科居其一凡爲教育成就之方宜如此之詳且悉也我朝以武功定天下百餘年來元勲宿將雖多不由於武科而武科起家之人時亦有樹奇功建偉績者蓋將帥之畧雖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必深究韜鈴洞曉古今而後有以爲運籌決勝之本武科之法旣校之騎射之技復試之以孫吳之書使夫奇才異能之人皆得由此以進而與行伍並收其用此又設科之意所以待夫天下之能者而所得者或僅如昔人所譏挽強引重之粗材與夫記錄章句無用之學此則士之負科名而非科名之不足以得士也此臣等所以矢公矢慎參互比